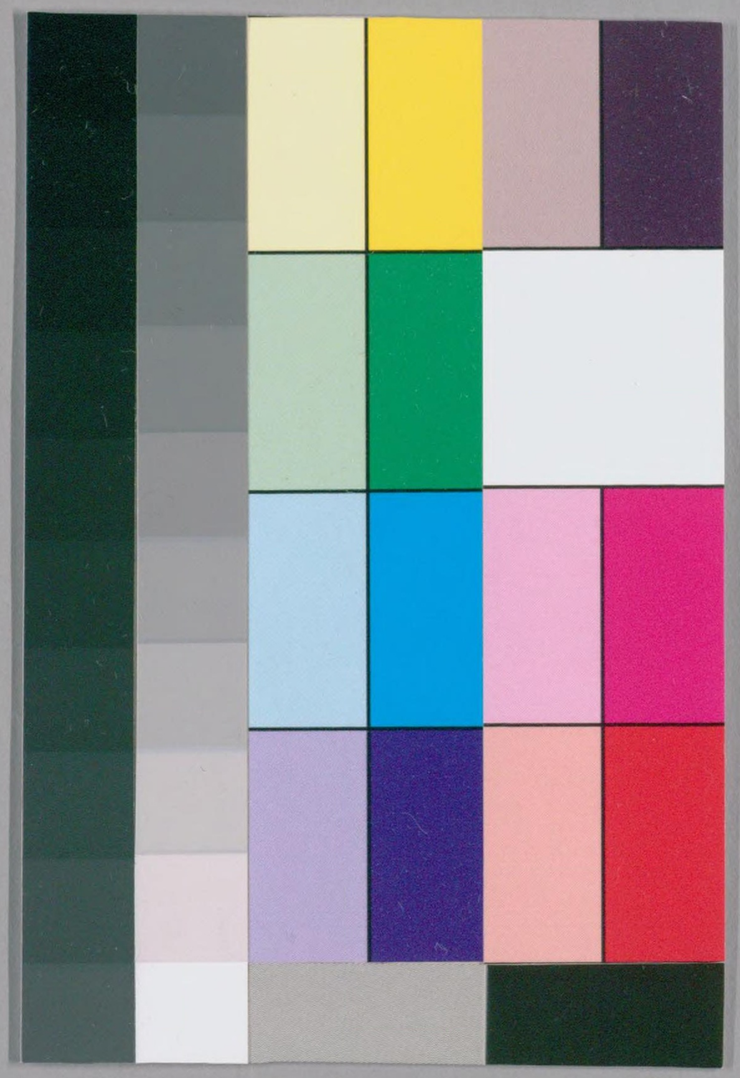
特1
2967

帙入

太平廣記 自 至 卷 第 五百七十八 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蜄蚾氣
蠑螈
沙虱
短狐
殷瑕
諸龍

飯化
螺蠃
徐玄之
蜥蜴
南海毒蟲

飯化
蜘蛛總
豫章民婢

求聲
蜘蛛
蜘蛛雜俎

飯化
蜘蛛出酉陽雜俎

蜄蚾氣

綏縣多蜄蚾氣大者能以氣吸鬼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鬼肉自消出酉陽雜俎

道士許爰之言以盆覆案食飯於閣室地入夏悉化爲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蠐螬
蠐螬段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
視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
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出酉陽雜俎

顧當
顧當段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顧當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網
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伺捕蚤蚤伺蠅過輒
蠅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
蜘蛛而稍肖負蛹雅謂之玉蛛蝪鬼谷子謂之趺母秦中
兒童戲占顧當牢守門蠐螬寇汝無處奔出酉陽雜俎

蜾蠃
蜾蠃今謂之蠐螬也其為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蟲
之子祝之則皆化為己子蜂亦如此耳出酉陽雜俎

沙虱
潭袁處吉等州有沙虱也細不可見夏月蝨為虱所苦倒掛身於江灘急流處水刷其虱或臥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處如針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術士禁之乃剜其少許因以生肌膏救治之鄉愈不過三兩日內死矣出瑣碎異記

水弩
水弩之蟲狀如蜣螂黑色八足鉗曳其尾長三四寸尾即弩也常以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時變其尾自背而上於頭前以鉗執之見人影則射中影之處人身隨有瘡小與沙虱之毒同矣速須禁氣制之剜去毒肉固保

特 1
296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其益不爾一曰死矣復多蠱毒行者尤宜慎之凡入蠱
家慎勿中其人曰汝家有蠱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則毒不
行矣出錄異記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于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禍
玄之利以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聞車馬之聲及見武士數百騎
升自牀之西南隅於花間下詣繩縱兵大獵飛禽走獸
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并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
北隅有戴翎操弓手執弓槖凡數百輩幃幄簾榻盤楪鼎
饌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返奔
走探伹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
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拔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
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
戟者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視之
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幙歌筵舞席畢備賓旅數
十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
伺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
具復有舊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視中未頃獲小魚數
百千頭赤幘謂上客曰子深得任公之術請以樂賓乃持
釣於硯中之南灘樂徒奏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鱸鱖百
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
鞳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
公禮不習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蕉羌肌色可
掬鑒孜孜矻矻而又奚為肯折節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

之宴玄之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玄之捨卷而寢方寐聞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廡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牀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葦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廡奴遽有追脅士卒潰亂宮車振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代付大將軍韓蚡追過宣詔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舉足逗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有赤衣冠者唱言蚍蜉王大怒曰拔儒服讀儒書不脩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大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寘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曰不遵前法遊觀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況脩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返恣智應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識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狐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踵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竊飛上疏曰臣聞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褻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遊務之非返聽詭隨之議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

眞呈身首俄警於異處是寫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今頂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吾眼而觀越兵又仕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寫謬卒併於晉公卿以伍子胥見爲非果滅於句踐非敢自周泰悉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挨之臭少益高華王覽疏即拜蠭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爲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虯爲太史令贈布帛五百段米谷三百石其餘玄之待後進皆於是帖言移市門進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侍中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已昧於知人蕭棟梁於將爲大廈之晨碎舟艦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爾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門頭氣竭號斷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雖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旁臨照此非罪鴻恩霈渥酒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定國家之寵榮報平王而不能効伯禹而安忍況今天圖將變歷數揖憂伏乞斥臣還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返寢於候雨殿既旬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適有嘉夢能賭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曾一級羣臣有司皆頓首敬聽日吾夢上帝云勗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泊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羣臣皆拜舞稱賀曰答鄰國之慶也顯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顯飛

出大王逼脇生大澤留幽穴錫茲告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開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雀銜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郊以答繁鎮之厚乎王於是救之之策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夢乃以安車送玄之舖經及棡玄之寤既明乃召家僮於西廂掘地丈餘得蜣穴如三石缸四縱火以焚之靡有子遺自此宅不復凶矣出纂異記

短狐

投神氾及鴻範五行傳曰蜮射生於南方謂之短狐者也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浮以女爲主故女感亂之氣所生也出臨海水土異物志

蜘蛛

蜘蛛怨

頃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爲網其形絕大此僧見蜘蛛即以物戲打之蜘蛛見僧來即避隱如此數年一日忽盛怒獨於房內書寢蜘蛛乃下在牀欄斷僧喉咸殂少頃而卒蜂蠆有毒非虛言哉出原化記

蜥蜴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出三秦記

殷琅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牀就琅便吸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如異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家婦在室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竊聞婢誤以箸
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着綠麻衫持槍迸來凶儀皆備出東
門入園中覆蔽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出搜
神記

南海蟲

南海有毒蟲者若大蜥蜴其子尤精明土人呼為十二時
蟲一日一夜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亦呼為雞頭蟲
傳云傷人立死既潛隱人急走於蘘雜之上望其死者親
族之哭新則西南諸郡絕不產蜮及蚊蠅余嶺南方十年
竟不覩蜮蟲喪言語臥無瞻膚之苦此人謂南方少蜮以為
實獵所食別有水蜮形狀矮不居陸地其噴毒蟲人者
出投荒雜錄

諸龍

南海郡有蜂生檄櫚樹上雖有手足頗類木葉抱枝自附
與木葉無別南人取者先伐什樹候葉凋落然後取之有
水蟲名諸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俗云此蟲欲食即出水
據石上凡水族游泳過者至所據之石即跳躍白置其前
因取食之有得者必雙雄者既死雌者即至雌者死亦然
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篩間之少頃竹節自通里人貨
其還者幻人以蜂俱用為婦人惑男子術出投荒
雜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　天都黃晟曉峰氏校刊

蟻子　蛙蛤　金龜子

海山　蜾蠃　蚊蚋

壁蟢　白蟲　蠶女

砂俘效　含毒　老蛛

李禪　蟷化　水蛙

蜘蛛　蜂餘　熊迺

螘子　蜻化

南方尤多蟻子凡柱楣戶牖慈遊蟻循途奔走居有所營里棟相接莫窮其往來曲報荒雜終

蛙蛤

南方又有水族狀如蛭其形尤惡土人呼爲蛙食之味美如鷓鴣及治男子勞虛出異錄

金龜子

金龜子中蟲也春夏間生於草木大如小指甲飛時即不類治草木上細視之真金色龜兒也行必成雙南人採之以喂乾漿乃金翅爲首飾之物亦類黔中所產青蟲子也出嶺表錄異

海山

又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蜃蛤也蜃髮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出嶺表異物志

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於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然火炬以驅逐之出嶺表錄異

蚊蠅

南方蚊蠅下有小蚋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有一雌一雄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去也此蟲既細且小因曰細蠛前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常春生而以季夏冬藏於鹿耳中名嬰娟嬰娟亦細小也出神異錄

壁蟲

壁虱者土蟲之類化生壁間暑月齧人其瘡雖愈每年及期必發數年之後其毒方盡其狀與牛虱無異北都院中之馬忽相次瘦劣致斃所損日甚士將雖晉審勿藥勤至

終莫能免而貧者衆類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掌麂獲罪者已數人矣計無所出納然後伏刑有一神醫自稱多識凡所主掌皆能立効衆所推異伸其掌麂馬此人動心若應目夕躬視飼刀之後馬之瘡差如舊疑其有術乃明燭守之二更之後馬舊瘡不食黑者變白白者變黑衆咸視諸馬之上有物附之不可勝數乃壁虱所噬迫五鼓之後壁虱皆去一道如繩連亘不絕翌日而以其事白於帥臣請其去蹤於後中得巨穴焉以湯灌之壞城門穴得壁虱死者數十斛穴中大者一所長數尺形如毘舍金色焚而殺之築塞其處其害乃絕出異苑

白蟲

有人忽面上生瘡數月面貌略無完皮異常楚痛塗膏餌藥不能致效忽一日既臥餘燭未滅同寢者見有物如絃如線以著其面因執燭視之白蟲如虱自竅枕穴中出以嗜其面既明遂道其事剖枕以視之白蟲無數因盡殺之面瘡乃愈出錄異記

蠶女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居遞相侵陵蠶女舊跡今在廣漢不知其姓氏其父爲鄰所掾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

有配人面猶非類乎能厭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感其父怒剝殺之曝其皮於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蠕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栖於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龍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盡而去今家在宜都縣竹德陽三縣界每歲所蠶者四方雲集蕃獲靈應宮觀諸化塑女子之像皆以馬頭娘以配馬皮謂之爲馬頭娘以祈蠶桑焉稽聖賦曰女有女感彼死馬化爲蠶蠶衣被天下是也出集仙傳拾遺

砂停效

陳藏器本草云砂停又云倒行拘子蜀人號曰停鬱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愚有親表曾得此物未嘗試驗愚始遊成都止於逆旅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停與陳氏所說信不虛語李生亦秘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細也出北夢瑣言

舍毒

舍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楸連界尤甚爲客中者愼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爨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北間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麥鹽樹葉背上春間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

爲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爲蟲矣子矣監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害夜宿人睡帳深密亦不可斷以蠟燭燒之煙如焚香聚即可驅之又如席鋪油帳隔之稍可滅出異記

老蠐

秦嶽之麓有僧獄觀覆廢古制年代綿遠一夕大風有聲轟然響震山谷次日視即經樓之墜也樓屋徘徊之中雜骨盈甚有老蠐在焉形如饒腹五升之器周數尺之地矣先是側近寺觀或民家亡失幼兒不計其數蓋悉誰其陷食也多有網於其上或遺其黏縻絆不能自解而脫走則必遭其害矣於是觀主命漸以焚之臭聞十餘里出王堂閒話

李禪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讀陵宣平里大第書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竟以箒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去院門閉之亦不中又飛出門至外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輛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翔之所也出稽神錄

蝗化

唐天祐末蔵蝗蟲生地穴中生訖即衆蝗銜其足翅而拽出帝問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爲蝻數洛中皆驗之是歲蚕雀化燕

水蛙

徐之東界接沂川有蛙多盤車相傳昔秦仲試車之所徐

安仲榮山士亦有試州車走石士甕深數尺　溝有水本有蛙可大如五石甕日如經旬當有人於其頂士得藥服之度世出玉堂閒話

蜘蛛

天祐中洛西重建慈和寺治地既畢每為蜘蛛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糞之由是得定而殺蜘蛛無數頃之其僧病瘕身肯瘕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蜘蛛一條始數百千餘肉盡至骨而卒出稽神錄

蜂餘

盧陵有人應舉行過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洛日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飢翁曰居家貧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設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唯聞訂丁之聲既暮而寤身臥

田中旁有大蜂巢客嘗患風因爾遂愈蓋食蜂之餘爾出稽神錄

熊麵

信州有版山川谷深遠采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麵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甲士清道自東來傳呼甚厲麵弟懼伏於草間俄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為所戮至軍中擁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而去度其遠乃敢起行泊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西去路難猶絶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即共尋之可十餘里隔谿難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遥呼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蟲取而啖之皆有血云稽

蠶蛾

蛾之爲孽也蠶冷氣所生蠶蛾臭腥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蠶凡一月而飛故詩稱蠶蛾子孫衆多蠶蛾即蛾屬也初異未成跳躍而行其名曰蛾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敝天禾稼草木赤地無遺其蛾之盛也流引無數甚至浮河越嶺踰池渡壑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洞填咽腥穢牀帳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蓺黍十餘頃時子陂澤間旬蛾大至羣蓺黍曜而啗食之斯須復飢不能運動其蛾又飢喫齧羣家有若堆積家竟困頓不能禦之皆爲蛾所殺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爲天生殺也出玉堂閒話

蛹化

巳酉年將軍許敬遷奉命於東洲接夏苗上言稱於陂野間見有蛹生十數里纔欲打捕其蟲化爲白蛺蝶飛去出玉堂閒話

四方蠻夷

毛人　軒轅國　無啓民　帝女子澤

歐絲　蛟沐國　白民國

然丘　盧扶國　泥雜國

頻斯　吳明國　浮折國

都播　骨利　女蠻國

叶蕃　西北荒　突厥

契丹　沃沮　鶴民

四方蠻夷　僬僥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中於正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央之人竅通於口出西陽雜俎

無啓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八年化爲人出西陽雜俎

帝女子澤

帝女子澤性妒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託東偶狐狸生子曰狄南炎猴有子曰溪北通猩猩所育爲人出酉陽雜俎

毛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於人形身及頭上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短毛上音生見人則臥古伯反自開口四五日唇覆面下唇覆胸臺許記反食人舌舉牽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麗一名髯狨小兒髯可畏也

軒轅國

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諸天之野和鸞鳥鸞民食鳳卵飲甘露出博物志

白民國

白民之國有乘黃狀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年出博物志

歐絲

歐絲之野女子乃蹲據樹歐絲出博物志

核沐國

核沐國

越東有取沐之國音善愛反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剝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而焚之薰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非也見盥子物志

泥雜國

成王即位三年有泥雜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震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濤之聲在上或汎巨水視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國正朔則序歷相符王接以外賓之禮也博物志

然丘

成王六年然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爲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參鼻衣雲霞之布如今雲也經歷百餘國乃至京師越巇峴之沸海有虵州蜂峯巇峴峭厲車輪各金剛爲輞比至京師皆訛說幾盡沸海皆湧起如鼓魚也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龍虵蛟不得近也經虵州度則豹皮爲屋於屋內推車經蜂峯燃胡蘇之木末以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五十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太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人並童稚乃至京師髮皆白及還至然丘容貌還復壯比翼鳥多力狀似鵠衝南海之舟泥巢鼠峯之玄木而至其中過聖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神力也拾遺記

盧扶國

盧扶國燕昭王時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其國人並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枝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之升服至死不老咸和孝讓壽登百歲已上拜敬如至親之禮

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覆掩於尸間里弔哭泣之聲動於林谷漢原爲之止流春木爲之敷色居喪水漿不入口至死者骨爲埃塵然後乃食昔大禹陟山導川乃至其地爲無君之國出王子年拾遺

浮折國

元封元年浮折歲貢黃金之泥此金湯淵盛夏之時水常沸湯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常見水邊有人治此金爲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名曰銀爛常以爲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泥爲印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帝崩後乃絕出王子年拾遺

頻斯

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不食中國滋味自有金壺中有神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年其國有大風木爲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陰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藤痕二三寸牀前有竹簡長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開闢已來事人莫能識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蒼頡造書之處旁有丹石井非人工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練引汲頻斯國民皆多力拳頭不食五穀月中無影食桂漿其人髮引之則長置則自縮如螺纍此人髮以

爲繩以及丹井力冬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去來井上征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叶枸以授子晉取而飲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搖雪則雲霽雪止白蛙化爲白鳩入雲搖搖遂滅此則頻斯人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使車馬珍服送之出關出拾遺錄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揖婆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一歲之內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其色紫每修飲饌不爇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爲少百疾不生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古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三二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若蠻人生蘑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逮及沉痾眇跛無不療焉出杜陽雜編

女蠻國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雲鏤水香麻以爲色光輝映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於中華錦其國人危髻金冠頭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

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文彩多異入水不濡云有龍油魚油也優者更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矣出杜陽雜編

都播

都播國鐵勒之別種也分爲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爲糧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爲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贓出神異錄

骨利

骨利國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勝兵四十地出名馬晝長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東方已曙蓋近日入之所也出神異錄

突厥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檀爲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馬馱之居則事於氈帳之東每旦以馬乳酪先祭而後飲食或殺羊馬亦燔其肉而祭之其俗貴壯賤老有病者殺而食之謂之腐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兵衆之後也西居谷口今黑出西陽雜俎

又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得窣西射摩有神異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國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毉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絕矣至明入窟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

遂手斬阿嘲首領仍誓之曰自此之後須人祭天常取阿嘲即取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部落用之射摩既斬阿嘲至幕還海神女執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出酉陽雜俎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遮及諸者或云是尚結贊男女吐蕃乃收尸歸國有百餘人行哭隨尸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尸旁代語使一人問獰痛乎代語者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曰食乎代者曰食即為具食又問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問歸乎代者曰歸即具車馬載尸而去譯語者傳也若此異禮必其國之貴臣也出戚通錄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玉饌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清澄如鏡上有玉樽王邊取一樽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麞脯飲此酒人不生死此井間人與天同生雖男女不夫婦故言不生死出神異記

鶴民

西北海戍亥之有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飛每為海鶴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機巧每為鶴患常刻土為巳狀或數百聚於荒野水際以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後見真者過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澗溪岸之旁穿穴為國或三十步五十步為一國如此不啻千萬春夏則食路草實秋冬食草根值暑則裸形

遇寒則編細草爲衣亦解服氣出窮神秘蹟

又

一說四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白然有禮好經論躬拜其人皆壽二百歲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雖畏海鶴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吞之亦壽二百歲此人爲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公所言小人也神異錄

契丹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又絕塞射獵以給食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星粲然衆皆懼捕得蕃人問之至所謂晝却日也此地以爲常尋常復矣頃之乃明日猶午也又云常於無定河見人腦骨一條

大如柱長可七尺云出稽神錄

沃沮

昔邱儉遣王頎追高麗王官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海東有人不者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嘗以七月取童女沉海

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

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兩袖長二尺又得一破船隨浪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的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出博物志

僬僥

李章武有人眉三寸餘頭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僥

新羅　天都黃　晨曉蜂氏校刊
大食國　東女國　麼君
毗訶　私阿條國　俱振提國
新羅　遍茲　乾陁國

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東與長人國接長人身三丈鋸牙鉤爪不火食逐禽獸而食之昔亦食人裸其軀黑毛覆之其境限以連山數千里中有山峽固以鎖門謂之夾關常使弓弩數千守之由是不過（出紀聞）

又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鬼有第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鬼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甘隙地一畝乃求蠶種種于弟弟燕而與之旁鬼不知也至蠶吐絲一

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
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白里內蠶悉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
蠶意其蠶之主也四鄰共繰之不供數雖一辈植焉其穗
長尺餘旁包常守之終爲鳥所折嘲去旁包逐之上山五
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包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
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
出一金錐子擊石酒及鐏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
炙羅于石上良久飲食向久以金錐擊于石罅旁包大喜
收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贈
其弟弟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包知其愚諭之不及乃
如其言弟聲之止得一金如常者數種之復一辈植焉將
熟亦爲鳥所嘲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見鬼怒

曰見竊余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爲我築糖三版乎爾欲
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糖三版三日饑困不成求哀于鬼
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慙恚而卒其
後子孫戲錐求狠糞因雷震錐失所在（出西陽雜俎）

又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凝取昆山路適桐廬昔過西風
而吹到新羅國新羅國君聞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賓禮乃
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舉于天闕登第榮歸吾必
祿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華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
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蠻在中華但聞士地所宜
有讀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義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
之事也乃辭之新羅君詰曰吾以中國之人盡聞典教不
謂尚有無知之俗歟行餘還至鄉井自慙以貪吝衣食愚

昧不知學道爲夷狄所陷況哲英乎出雲溪友議
又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
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嶺中新羅日本
皆通好道使乘船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
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
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皆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
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一人出長二
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擁令入宅
中以石塡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
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
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
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
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皆歸
入出其綾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
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
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
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尤叫振騰使
者及婦人並得還中國紀
又近有海客往新羅大至一島上滿地悉是黑漆匙筯其
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蕚長數尺闊數寸可以
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攪茶隨攪隨消乃悟焉出西陽雜俎
又大中使西門思恭常衙命使于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
泛于滄溟岡知邊際忽聞抵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登陸
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雷下顧

西門有如鷲數千皆以五指撮而提行百餘里入一巖洞
聞見其長幼羣聚遞相呼集競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
歡喜之容如獲異物遂攝一坑而置之亦來看守之信宿
之後遂變緣躍出其坑遶諸舊路而復巍跳入船大人已
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揮劍斷下三指指
粗于今槌鼻捧大人夫指而退遂解纜舟中水盡糧竭經
月無食以身上衣服囓而啗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
漆而藏于內庫泊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饌
食客爲省其絕糧之難也出玉堂閒話

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鄰有八十餘城以
所居名康延州中有翁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口兵

萬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朝平議國事在外
官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人王死
國中多斂物至數萬吏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
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王位之或姑死婦繼
無嗣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裙
下領衫其袖委地以文錦爲小髻飾以金耳垂璫足履素
鞾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爲正每十
月令巫者齎酒餚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有鳥
如雉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視之有谷來歲必登若有霜
雪必有大災其俗名爲鳥卜人死則納骨肉於瓶中和金
瓶而埋之出神異記

廩君

李昔宇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山下丹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于丹穴者名務相姓巴氏五姓出而爭焉于是務相以矛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無行廩君君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纏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臨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碼石上望膺有青纏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則廩君復乘土船不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奏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以賦爲寶因謂之寶人焉出異記

大食國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出酉陽雜俎

私阿修國

私阿修國金遼山寺中有石竈泉僧飲食將盡向石竈作

禮于是飲食惡具出酉陽雜俎

俱振提國

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滇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昔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堂亦滅天后使人驗之不妄出酉陽雜俎

羊祠

獠在羊祠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瞥棺埋之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爲器其死則屈而燒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焙沙白處但出其面出酉陽雜俎

龜茲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昔有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

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至龍所見龍卧將斬之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玉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爲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遂乘龍而行出酉陽雜俎

葱嶺以東人好淫僻故龜茲于闐皆有此俗龜茲元日鬬羊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婆羅遮並服狗頭笑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焉者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

杼于縲上千萬重手印印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王因甲劒曰吾若不以此劒裁婆陁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于殿上凡統領教習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國隱其王于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王伽王知其爲且恃神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于窟中手足悉皆自落

出酉陽雜俎

乾陁國者尸毘王倉庫爲火燒其中糧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八

紀生祖九月九日麻撒十月十日王爲厭法王領家出宮首領代王焉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樂至歲窮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弧石棒棍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出酉陽雜俎

乾陁國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王細緤二條自留一與妃妃因衣其緤謁王緤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衣此手跡衣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緤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天竺國婆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緤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一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一　天都黃　晟曉峰氏校刊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闐　烏萇　漢盩厔國

蘇都識匿國　馬留　武密縣

懸渡國　飛頭獠　蹄羌

扶樓　交趾　南越

尺郭　頓遜　隋婆登國

哀牢夷　訶陵國　貟猲國

留仇國　木客　徼濮國

木飲州　阿薩部　孝憶國

婆彌燄國　撥拔力國　昆吾

繡面獠子　玉溪蠻　墮雨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妄言

苗民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飛名曰苗民書曰竄三苗于三危四裔為人鑿養流佚無理舜竄之于此出神異經

奇肱

奇肱國其民善為機巧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嘗西風入下奇肱入車至于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其國去玉門西萬里出博物志

西北荒小人

西北荒小人中有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輜車馬引為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抵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為物所

咋并識高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藥也出博物志

千闥

後魏宋雲使西域行至于闥國國王頭著金冠以雞幘頭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門戟二枚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裙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長四寸自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于野出洛陽伽藍記

烏萇

烏萇國四熟之稻苗高沒駱駝米大如小兒指出洽聞記

又烏萇國民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

疑似以藥服之清淘則驗隨事輕重則當時即決 出洛陽伽藍記

漢槃瓠國

漢槃瓠國正在須山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共工人民決水以種閒中國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期也 出洛陽伽藍記

蘇都識匿國

蘇都識匿國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鑰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中其窟不知深淺 出西陽雜俎

馬留

馬伏波有餘兵十餘家不返居壽冶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飲食歌哭與山川移銅柱入海以此

民爲識耳 出酉陽雜俎

武寧蠻

峽中夷風不改武寧蠻好著芒心接離名曰守綏以箔記年月旋歸以筭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槃瓠初死置于樹上以筭刺之其後化爲象臨邑縣有鴈翅以禦者 出酉陽雜俎

懸波國

烏耗西有懸波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爲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出酉陽雜俎

飛頭獠

黎部之東龍城之西南愈廣千里皆爲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臥焉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獠其子之號頭飛一日而頸有痕匝頂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離身而去乃于岸泥蒋蝛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閻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無日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民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號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至子年拾遺言漢武皆因墀國有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于海外出山海雜俎又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將曉還復著體矣出博物志皆往往得此人也出博物志

蹄羌

蹄羌之國其人自膝已下有毛如水蹄常自鞭其脛日行百里出博物志

扶樓

周成王七年南垂有扶樓之國其人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與雲起霧小則入于纖毫之裏緻金玉毛羽爲衣裳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虎或口中吐人千萬人掌中備百獸之樂旋轉屈申手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歛忽術于昔樂府皆傳此伎代代不絕故俗謂婆伎則扶樓之音訛替也出王子年拾遺

交趾

交趾之地頗爲膏腴從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氣惟雄故今稱其田爲雄田其民爲雄民有君長亦曰雄王有輔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爲雄將出南越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南越

南越民不恥寇盜其官尉陀治番禺乃興兵攻之有神人適下輔佐之家爲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三萬人陀知其故即罷息弩還戍武寧縣下乃遣其子始爲質請通好焉出南越志

尺郭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頂不飲不食朝吞三百暮吞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食以霧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黃父出神異經

頓遜

頓遜國梁武朝嘗貢方物其國在海島上地方千里屬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後鳥葬將死親賓歌舞送于郭外有鳥如鵝而色紅飛來萬萬家人避之鳥啄肉盡乃去即燒骨而沉海中也出廣州記神秘苑

墮婆登國

墮婆登國在林邑東南接訶陵西接述黎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于貝多葉死者尸實以金銀貢于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積薪燔之出神異經

哀牢夷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若有所感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出獨異志

訶陵國

訶陵在真臘國之南南海洲中東婆利西墮婆北大海監不爲城造大屋重閣以樓皮覆之以象牙爲牀以柳花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酒飲之亦醉以手搏食有毒與常人居止宿處即令身上生瘡與之交會即死若旋夜沽著草木即枯俗以柳樹爲酒味甘飲之亦醉出神異錄

貞臟國

貞臟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爲賞宴其酒比之漳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虫鳥出朝野僉載

留仇國

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即後流虬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織木皮爲布甚細白幅濶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濶一尺許又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如眞金容綴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精可以爲枕及茶面雖沉檀不能及彼土無鉄朱寬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鏁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爲解脫之皆手把鉗叩頭惜脫甚于中土貴金人形無不似皃出朝野僉載

木客

郭仲產湘州記云平樂縣西七十里有榮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兒歌哭衣裳不異于人而伏獸隱現不測宿至精巧嘗市易作器與人無別就人換物亦不計其值今昭州平樂縣出郡國志

繳濮國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繳濮國其人有尾欲坐輒先

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其尾即死也出廣州記

木飲州

木飲州朱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用出酉陽雜俎

阿薩部

阿薩部多獵虫鹿割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于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出酉陽雜俎

孝憶國

孝憶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騾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艙貌長大鬢鼻黃髮綠睛赤髭被髮而如血色戰具唯矛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憶人丈夫婦人俱佩帶每一日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纊鋪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鹹土俗伺海潮落之後平地收魚以爲食出酉陽雜俎

婆彌爛國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岩峻嶮上多猿猱形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舂已後屯集甲兵與[illegible]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出酉陽雜俎

撥拔力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峯不識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飲無衣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齋縑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鞔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竟不能入

昆吾

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朱鹽凡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鹽亦盡又其國界上爲邱象浮圖石三僧尸乾居上尸濕居下以近葬爲至孝集大毡屋中懸衣服綵繒哭化之出酉陽雜俎

繡面獠子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有繡面獠子蓋雕題之遺俗也出酉陽雜俎

五溪蠻

五溪蠻父母死于村外閣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爲棺飲臨江高山牛助繫龕以葬之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爲至孝卽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出朝野僉載

墮雨兒

魏晉河間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長五六寸許自云家在海東南因有風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傳所述出述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二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三　天都黃　晟曉峰氏校刊

狗國　南蠻

南海人　口南

南詔　獠姉

番禺　嶺南女工

蠻嘲　南州

狗國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劉恂云頃年自青杜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云是狗國邊巡果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又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面身有毛蔽如狨又到野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船人物上岸伺潮落陽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爲野
又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又同食所得
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野又皆赤髮裸形呼
口怒目而至有執木鎗者有雖而挾弓者篙工賈客五十
餘人遂齊將弓弩鎗劒以敵之果射倒二野又即舁拽明
晡而遁既去遂伐木下槳以防再來野又畏弩亦不復至
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遁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
野見船上鼓噪自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麼一
躁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牛譯
其語遣答速過言此國過華人飄泛至者慮有災禍既而
又行經小人國其人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
率尋其巢穴餓頭果見捕得三四十枚以歸烹而充食後
行兩日過一洲島而取水忽有羣山羊見人但聳視都不
驚避既肥且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又絕無人跡捕之
僅獲百口皆食之出嶺表錄異

南蠻

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
納之其溫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徧宜
覆嬰兒辟驚癎也出嶺表錄異

縛婦民

縛婦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梃往邀路值之俟過
即共擒縛歸二月與其妻首罪俗謂之縛婦也出南海
異事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纘髮每沐以屎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

斑窩其髮至五六月稍不熟民盡髡髮於市既乾復取薙
髮塗來歲五六月又可鬻出南海異事

南海解牛多女人謂之屠婦皆縛牛于大木執刀以
數刃集而牽若耕不得前菜皆乘若渡水不時行今何免
死耶以策舉頸揾刀斬之出南海異事

南海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
已未勝衣隣之子稍可責往貸取以鬻折杖以識其短
長俟已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兩不
戚戚出南海異事

日南

天寶實錄云日南巖山連接不知幾千里深人所居白民
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書其兩目下去

拘彌國

順宗即位年拘彌之國貢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堅
色黑類鴟大如雞卵其上鱗文其中有鱉云將入江海可
長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游者以五色絲
貫之繫之於至脅毒龍畏之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干波
上若在平地亦潛于水中良久復出而遍體略無沾濕上
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上遂
化為異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

云其國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齎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囓之即覺齒類苦焦可長數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寶匣其上絨以胡書及上見而嘆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貴也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為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矣出杜陽編

南詔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于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驟信詩曰避風善開臺極目見藤越鄰國之悲哉古與今依然烟與月自我居震旦謂天子為震旦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不覺感云暮感極星回節云云和

謂朕曰元衛卿曰想同一心子孫堪助厥情平官清平官法駕避星回波羅毘更猜波羅年號虎也毘勇野馬也驟信寺此僧野馬非虎河渭冰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俾柔治僧姓也百獻賑弄捧國名來願將不才質于載侍遊臺出玉篇事

獠婦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淡河返只廉以餉壻壻擁衾抱雞坐于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有如此楚南新聞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史課其為僧以督責釋

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十人以女配僧呼之爲師或有疾以紙爲圖錢置佛像旁或請僧設食亦日宰羊家以曉之日日除薦出異聞錄

又南中小郡多無編流每官德者須假作僧道階位唐昭宗即位柳韜爲容廣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家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問之僧曰役久未當差遣編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出嶺表錄異

番禺

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諜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于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

海之淺水中有藻衍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衍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浮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玉堂閒話

有在番禺逢端午聞街中喧然賣相思藥聲詩笑觀之乃老媼舊揭山中異草嚼于富婦人爲媚男藥用此日採取爲神又云採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璫而償其值者出投錄

嶺南女工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爲功但躬庖厨勤刀機而已善醯酒蒪鮓者得爲大好女矣斯豈遐裔之天性歟故俚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灼

然不會者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出投荒錄

芋羹

右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爲上味先子釜中置水大下小芋烹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爲撲羹又或先于湯內安葉後投蛙反進子蓮上皆跳箏管聒目張口而座客有戲之曰貴蛙心者又云介皮者最佳鄉子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修饌味有一臭聞茲語大以爲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襖子其味絕珍聞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聞

蜜啣

嶺南獠民好爲蜜啣即鼠肭未瞬遍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嘻嘻而行以筯挾取咬之啣啣作聲故曰蜜啣

南州

王蜀有劉隱者善于篇章嘗說少年貲益部監軍使書案于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于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車馬也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籠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敬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置謁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木之下二茅齋大校三

五人逢迎極至于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筯和調在醯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饌若無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猱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强餐之明日所遺甚多出玉堂閒話

李娃傳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畧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薦明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擢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餘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一戰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

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潔閨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妙絶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下馬循牆而北俟其從者漸取之累步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語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侯邪女李氏宅也曰娃門來求對曰李氏頗饒財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簪鳥也娃大悅曰嚮姤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墻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

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煖觸類妍媚日所未覩復坐享茶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薫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月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特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袱亦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後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姥談話方切訴
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鄉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
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
今之來非面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
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
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則陋君子則否君
子之祝庶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身為郎僕隨生如
之爲郎飲酬而散及旦盡徙其橐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
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偶儕類狎戲遊宴
囊中嘗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遍來
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
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
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
祝焉信宿而返策驅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
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觀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
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敞數人衣白車後止之曰
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
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
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
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
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
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
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
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

姥且發矣當與其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齎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姥言曰無復命何也邸騶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向且再宿矣微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曰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賓饌而食貪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旦達且用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挽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狂悶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悤遽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緡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餉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毎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舉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証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于戚曹戚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

無居人自日閱之及亭午歷舉羣舉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陣有慙色乃置屑楊子南隅有長鬚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鬣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鳥之詞恃其風勝頓顙在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聞也有頃東肆長子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婆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聲露之章舉聲清越繚繞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厭欲掩耳西肆長爲衆所請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伸外方之枉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竟爲往觀焉有老竪即生乳母指也見生之舉措儀氣將謁之而未敢乃泣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冥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問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暨察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谷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蓆席痊焉至則心下微温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薑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整搥之處皆潰爛械甚同凾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

方被襲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
于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書則周
遊屠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
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
東門循墻而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
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
自閨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
見生枯瘠粉鷹始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
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
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今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
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
令至此娃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

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
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
絕殺而棄之又因蹟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
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木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
神不祐無咎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
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
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凊某願
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鬧閭
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
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
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悉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
體已康矣志已壯矣盍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温習

子年惠之同年得二三五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
南偏門觀貨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
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御復作書投孜孜祝祝娃常偏坐
宵分乃兼倚其披倦即論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
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
精熟以俟自試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舉登甲科聲
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
娃曰未也今天下之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
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德士當韜悴利
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角逐鰲英生曰是益自勤
苦聲價彌甚其年遷大比部襞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
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

娃謂生曰令之役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
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贖也勉思自
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勁以就死娃固辭
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劒門當令我回生
許諾月餘至劒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山常州詔入拜
成都尹兼劒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
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
吾與爾父子如初固詩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
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
成都留娃于劒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
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
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

孝甚至有蠹一蘇子倘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鳶數十巢其層雲大子喪之能鍚加錄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拿數郡妹封洪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甲者猶為太原少尹弟兄姻婭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嬪乎倘遂一無節行卻赴藩方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歎息哉李伯祖嘗牧潞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簡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節終因遂述洪國之事公佐拊掌稱善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貞元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出異聞集

天都黃 晟曉峰氏校刊

東城老父傳

柳氏傳

東城老父傳

陳鴻譔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為中宮幕十景龍四年持幕孕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奏睿宗朝還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博杜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潘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泊雜坊選六軍索長安雄雞金毫銭黑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鬬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

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產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坊如狎昔小壯者肭者勇者怯者水殺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最而驅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諸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昔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龍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闕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不見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貴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擧

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昭成皇后之在和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酬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鵷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羣雞叙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鷹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擊毬踏繩舞於竿顛者衆氣沮色遽巡不敢入豈教猱攙龍之徒歟

二十二年玄宗爲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闢雞兆亂於太平矣
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
乘輦夜出便門馬踏道窄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
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
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
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
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顧頓不復得入
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
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
學大師佛吉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
池立隨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
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柏姜草廿本畫把上

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二年僧運平人壽盡
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
百株搆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
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
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
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主信衣
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
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
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穎川陳洪祖攜友人
出春明門見竹栢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觀昌於塔下聽
其言忘日之暮宿渴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
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開雞來媚

於上日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進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迴紇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轂輜車輦河間絹州傭調絹布爲輜連輒參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綿縠已爲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還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北鄙間有人讓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過者老人扶杖出門觀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宮盧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柳氏傳 許堯佐 讀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善謌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嗇悟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慙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談笑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貲三十萬佐翃之費翃仰柳氏之色柳氏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

豈宜以濯完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乃還覲則柳氏容服華麗車馬僕隸塡委曲盡其意翃驚訝不敢問及歸長安有千金之產寶玩侈麗一室之中焕然易觀翃大驚異且懼不免乃竊問其故柳氏笑曰此非君之力也妾昔實東洛宮人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聞翃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惻蒼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駿牛駕輜輧從兩女奴翃偶隨之自車

中間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
吒利恩龍殊等翊俊權禍乃詰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
吒利恩龍殊等翊俊權禍乃詰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
生所爲事俊乃能商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
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姿
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還遷率化將軍沙吒利兇
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于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
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
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之訓齊之令尋有詔
柳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
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
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能辭輩之誠可繼許俊
以才舉則曹柯灑池之功可建夫事出於正斯昔變之正乎蓋所遇

然也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五

晟曉峰氏校刊

長恨傳 無雙傳

長恨傳 陳鴻譔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勤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煇光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滌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謁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髮膚潤澤鮮華中度舉止閒治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

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門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
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瑠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
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愛焉時省風
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歎士行同轢止同室
寢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匿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
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
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爲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爲
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家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
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
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又曰男
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

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
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
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
忠奉觴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
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
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
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
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
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
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
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
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

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戸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曼聲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揮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請舊好也方士受辭玻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難新垣平之詐也玉妃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遊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愍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鑿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

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
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温泉水
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
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
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
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
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
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
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
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
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
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黄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
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
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
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
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
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
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
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
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

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劈黃金合分鈿

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無雙傳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嘗試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嫡妹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一女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愛善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

讓衰歸蓬蓽衰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鋪筵設席師時震爲尚書祖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覩甥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窓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齎襲衆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在右紿使達於厥意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過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能食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下馳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匆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隱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達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日隱遂乘驄秉燭達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

有一人重載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
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
去矣仙客失聲痛哭却歸店三更向譙城門忽聞見火炬
如晝兵士皆持兵擬防傳呼斬衛使由城捷城外朝宮仙
客拾轡騎驀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劉復京師事整海
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
忽有一人馬前拜驍視之乃舊使蒼頭蹇鴻也鴻本王家
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何身舅
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
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賤納爲業今日已夜郎君
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
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
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
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
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
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
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
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寨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
求官職怊怊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
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衛爲富
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
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遣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
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
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

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寒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暫出茗具無斬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寒鴻唯唯而去客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寒動靜息寒鴻滌器搆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寒鴻寒鴻汝爭得知我在此即郎健否言訖嗚咽寒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訣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柴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聞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寒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寒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埋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亦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暫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眞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眞迹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如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宮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野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効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生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

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
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采
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月喜云借留三五日
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胥園陵宮人仙
客心甚異之今寒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
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獻欲不能自已是夕
更深閉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雙手入謂仙客
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
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閤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
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甦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
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寒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
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
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非令
採頭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訖以
親故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
使者及[illegible]婁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
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八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聲
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
落矣遂并尸葢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
不聞京兆之耗乃擊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
成羣噫人生之勢濁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
所無無雙遭亂世綿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
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襲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
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
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
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
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
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
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迨風挾策推為渠帥常受生誠託
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中未開忽聞
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
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憂也未有一仙人謫
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負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

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
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
之每曰爭持爭抱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兒以其
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
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
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
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
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
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
鴻於從兒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驄駒黃金勒其夕生沐
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遲久不寐遂命爨疾驅直抵勝
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爨疾驅直抵勝
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
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矣曰何等
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詭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
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
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慚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
淨持下堦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約多姿談笑甚
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
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
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子頗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
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頹盼備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
饌即令小玉白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
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

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皆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間庭遂寧靜皎月流輝幽香襲座生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昵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淚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問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帷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篋笥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綃囊出越姬烏絲闌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誡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兒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矣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娓娓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白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遥託親故不遺漏言

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絶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冀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會令竹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釵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悒快快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嫁女向盡已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

公主亦為之悲歎長久給錢十二萬焉時李所定盧氏女在長安未既罷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下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李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李同歡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會不相間秪得李信必誠告於王王常以薪蕘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李既罷崔具以誠告王王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李自以德期負約又知王疾候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王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王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李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觀牡丹花步於西廊逝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寃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寔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貴新衫挾弓彈手神儀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覩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同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韁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懊惱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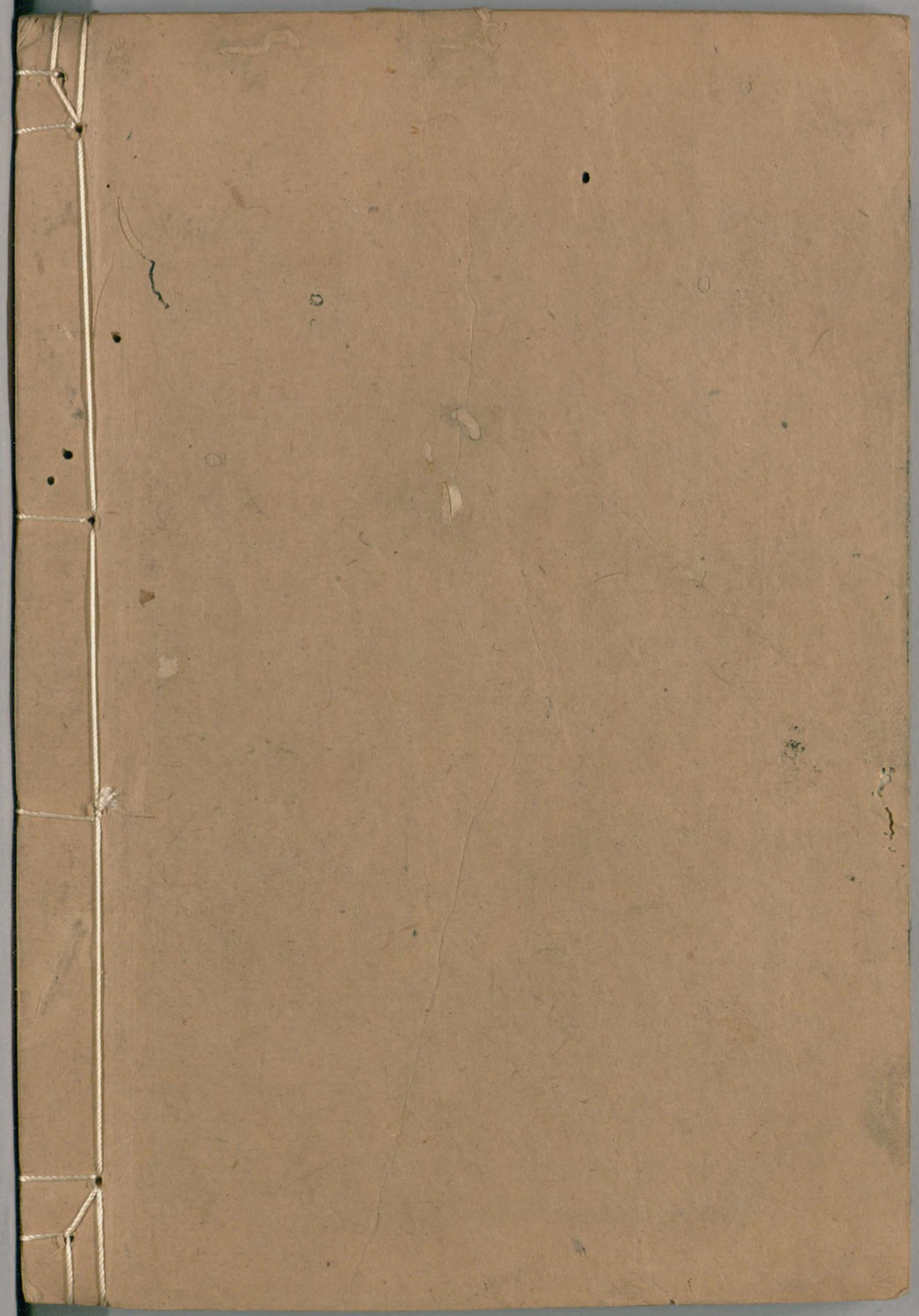
持而進疾走推入直門便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慶黃衫丈夫拘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俛勉之間無爲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欷歔頃之有酒舒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酹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部顏雅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寘於生懷令嗅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襦襦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娘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蹇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

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
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瑟於牀
忽見自門拋一斑屏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綃作
同心結蟄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四顆蟲
一發飛翥一騅駒娟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呼聲如豺虎引
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簡後往往暴加
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面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
媵妾之屬雖同枕席便加姤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
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
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
口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
週週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劒甚利願謂侍
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
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特1
2967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卷目10卷』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太平廣記500巻目10巻』　請求記号 特1-2967

ガラス使用